

文学陆军八骏金品典藏·小说卷

马步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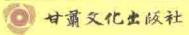
# 马步升的小说

主编·马少青

副主编·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高凯 管卫中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马步升 著

# 马步升的小说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步升的小说 / 马步升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4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 / 马少青主编)  
ISBN 978-7-5490-0594-9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754号

---

出版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管卫中

装帧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mailto: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邮编)

---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 数 | 246 千

印 张 | 10.25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594-9

定 价 | 38.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  
“一支文学劲旅”的文坛追梦



篆刻：翟万益

#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任 高洪波 连辑

副主任 梁鸿鹰 雷达 叶延滨 陈思和 阎晶明

高志凌 马少青 孙周秦 翟万益 杨建仁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 方忠义 卢 辉 刘 颀 陈歆耕

李建军 李东华 陆 梅 张清华 张立群

邵振国 柯肃成 郭 艳 高 凯 梁 辉

彭金山 程金城 路晓峰 谭五昌 管卫中

霍俊明 魏 珂

主编 马少青

副主编 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 高 凯 管卫中

编 务 袁 静 李春玲 席晓辉 段 倩



马步升，1963年生，甘肃合水人，修过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专业。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五百余万言，获国家及省级文学奖20次。著有长篇小说《女人狱》《青白盐》《革命切片》《一九五〇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老碗会》《哈一刀》《一点江湖》《掸毡》《被夜打湿的男人》《娘家三千里》等，散文集主要有《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等，学术论著主要有《走西口》《河边说文》《兵戎战事》《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刀尖上的道德》等。作品入选各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最佳选本一百多篇，有八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及高考模拟题。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供职于甘肃省社科院。

# 开 卷

在中国，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到达三十个年头，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意为一个人事业有成，可以立得住。人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屈指算来，成立于上世纪 1984 年 7 月 1 日甘肃省文学院的前身——甘肃省文联文学专业创作组，到今年已 30 岁了。

“三十而立”，对于甘肃省文学院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表白。而此前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以及这两套由第三届“小说八骏”和首届“诗歌八骏”16 位作家、诗人精品单行本组成的《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正是甘肃省文学院这一自信表白的有力注释。

本世纪初，也就是甘肃省文学院 20 岁的时候，以服务中青年作家为己任的甘肃省文学院，在全国文联和作协系统文学院中率先提出“拆除篱墙，开放办院”理念，强力推行集荣誉作家、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服务机制于一院的“一院三制”体制，搭建甘肃文学最高学术平台“甘肃文学论坛”，推动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打造甘肃文学文化创意品牌，建设精锐文学陇军队伍，一时风生水起，为文学界所关注。在此思路之下，2005 年 9 月 7 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财政厅的给力支持下，甘肃省文学院与《上海文学》杂志、《文学报》两家文学媒体联手，成功地举办了“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上海之旅”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内乃至国外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活动，堪称一次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美国发行

量最大的华语报纸《世界日报》，当年 10 月 25 日以《古有七剑下天山，今说八骏走上海》为题，分上下两篇的整版篇幅全程报道了中国文坛这一历史性的年度盛事。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坛纪事》《中国文情报告》等书也将其列为年度文坛大事。此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和《文学报》《文艺报》《当代作家》《飞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西部》《上海文学》《诗江南》《大河》《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 等媒体阶段性的倾力支持之下，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文学院上下一心，扬鞭催马，相继又在 2008 年、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推出了两届“甘肃小说八骏”、一届“甘肃诗歌八骏”和一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 四个方阵。这一历时 10 年交叉性的系列文学交流、推介活动，先后向全国推出 40 人次甘肃实力小说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使“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和“儿童文学八骏”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化创意品牌。其中，“甘肃小说八骏”被《文学报》在其创刊 30 周年和建国 60 周年之际评为“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人”。而由此集合的“甘肃文学八骏”作家队伍，则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强省战略列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支文学劲旅”，接力领跑文学陇军，可谓春风得意，成果丰硕。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潜流，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巨大的事业成果，显示

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 21 世纪初甘肃的文化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存在，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而由此相继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和《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则是甘肃上下、里外合力共同铸就这一辉煌的全景式图文大志和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必将为历史所珍藏。

骏者，良马也。出土于西凉大地的“铜奔马”，令人联想，显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天下闻名，诉说着不尽的历史传奇。可以说，甘肃为骏马和天马的故乡。我们相信，寓意于此且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甘肃文学八骏”，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展开万马奔腾的壮丽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一支神采飞扬的天马畅想曲。

编 者

2014 年 3 月 5 日

## 名士不风流：马步升印象

张懿红

前几天跟好友聊电话，说起上一次研讨会的见闻，她说见着马步升了，忽然发现他的头好大呀，比以前大多了！我不禁莞尔。细想起来，认识马步升很多年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琢磨过他的长相。原因很简单，见他第一面就被他身上其他东西吸引了全部注意力，还真就忽视了他那与身材不成比例的大脑袋，更没有注意这大脑袋在时光打磨下褪去陪衬越发突兀的事实。

作为在全国文坛有影响，曾经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的文化名人，马步升的名字在文人圈里如雷贯耳。不过，中等个头相貌平凡的他在人群中并不醒目，而且生活中的他其实是个非常低调的人，衣着简单随便，从来不会刻意讲究。他喜欢穿颜色鲜艳的T恤，却不讲究搭配，全身的色彩效果难免有时惨不忍睹。可是那种风流消散、落拓不羁的风度，总让我想起轻裘缓带不鞋而履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的魏晋名士。

记得初识马步升是在某次作品研讨会上。当时我初入评论圈，批评标准尚处于变动不居的成长期，加上不谙世事不善交际，对圈里大腕及其格局一片茫然。但是，马步升一开口，那种恣意幽默、飞扬跳脱的话语风格就一下子吸引了我。再复杂的道理，经过他深入浅出甚至不乏粗俗直指下半身的比喻、类比、引证，也会变得像吃喝拉撒做

爱生娃一样不言而喻。自然，这只是马氏魅力的冰山一角，虽然由于个人爱好，我首先留意的就是他那种脱口秀一样信手拈来的幽默。我总觉得，只有心灵通透放旷自然无所畏惧的人，才可以跳出人为划定的藩篱，发现世间万物之间那种自由、平等、浅显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他可不止这一样耍宝的本钱。有次别人发言提到某位不甚有名的抗日将领（那名字我听都没听过），他接口噼里啪啦说出该将军的详细履历，包括何时到过西北，指挥过哪些战役，歼敌数目，历史评价等等，我当时就被惊呆了，可以说立刻倾倒于他的博闻强识——反正自己也是不怕笑话更无意羞涩的年龄了，欣赏一个人不妨直说。相对于我感受的强烈震撼，在座其他文坛人物的反应就平淡多了，可以说十分淡定，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们当然无数次见识过马步升惊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学识，早就习惯了。后来参加研讨会多了，自然我也见识增长，不再那么容易被他横溢的才华压得五体投地，不过还是常常惊叹。他记得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闹饥荒的各种统计数据尤其甘肃各地的具体情况，他可以描绘中国大陆移民的历史和路线，他可以信口评点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平生混迹学术圈、文化圈，我见过的学人、文人不少，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但堪称才子的却寥寥无几，而马步升就是堪称才子的弥足珍贵的那一型。如此汪洋恣肆的才华，自然必须形诸文字，否则岂不浪费？因此，检视马步升的成果，可谓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既有短篇小说集《老碗会》，长篇小说《女人狱》《青白盐》《一九五〇年的婚事》，也有通俗历史读本《燃烧的太阳旗：侵华日军秘闻录》《兰州历史文化：兵戎战事》；既有散文集《天干地支》，也有文化研究著作《走西口》《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还有另类文学史《刀尖上的道德：透过文本看中国侠史》。查看期刊上他发表的各类文字，

更是不计其数。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反正他在历史文化、文学评论、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逐渐熟悉了这个人以后，才发现名士风度之下的马步升，其实是一个扎根于西北黄土地的“老实人”（这是他自己的用词）。他游戏人间而风骨自在，脱俗而入世，有很多红颜知己却没有任何绯闻，文学目光凝注生养他的这块土壤，真诚热爱鲜活朴素的民间道德、礼仪和话语。以前看他的小说《青白盐》，不太喜欢那种滔滔不绝的夸张语气和繁缛语言，到《一九五〇年的婚事》他转向更加粗俗响亮的民间话语，我才意识到贯穿其中的审美追求。他经常说到文化之根对作家的重要性，这体现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不仅在于那种脚踏实地田野调查游历山水的热情（记得有一次参加会议组织的省内短途旅游，快结束的时候他跟二三朋友商量一番，居然背起简单的行囊直奔西藏），在于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刻关注（中篇小说《娘家三千里》对大饥荒真相的追寻使它成为一部振聋发聩的血泪之作），在于他对故乡历史风物、家族传说的痴迷（体现于他所有的小说），更在于他骨子里对民间价值观积极面和民间话语强大生命力的认同。他笔下最爱的人物始终是充满侠义精神的儿女英雄，无论《青白盐》里的“我家老太爷马正天”，还是《一九五〇年的婚事》中出身老区的县长马赶山。而在小说语言上，他始终立足于民间话语，尝试不同的话语效果。《青白盐》文白杂糅，将陇东方言与古典香艳体出人意料地混搭在一起，率性豪壮与矫揉造作的并置张力十足，结合地方豪士与奸诈官员这两位顶尖人物的对决，凸显北方与南方、民间与官方由来已久的文化冲突；《一九五〇年的婚事》则以陇东粗话脏话、乡村礼仪习俗为叙事话语的主体，另类英雄马赶山与他的粗口如影随形，构成这一形象不可或缺的个人魅力。可以说，对仗工整、音调铿锵、充斥套话俗

语极端夸饰的古典语言风格，和酣畅淋漓、活色生香的陇东粗言秽语、脏话艺术，在马步升笔下不仅是一种话语实验，更是一种文化选择。在两者的冲突与融合中，马步升寻找着自己的根基性存在。

其实，马步升是一个说不尽的人，他的丰富性远非一篇短文能够承担，丰富到杂乱程度的作品，纯粹的文人，其职业却并非文学创作，率性却循规蹈矩，文字张扬过度，为人处世却过于低调，悉心研究社会人生，却很少参与社会事务，懂得很多，在学术圈里，赢得“马百度”的雅号，不在专门场合，却从不显山露水。如此等等，说不尽，也许才是马步升。

# 目 录

作家印象 / 名士不风流：马步升印象 .....	张懿红	001
两个疯子：一男一女 .....		001
那一架打的 .....		014
少年的黄昏 .....		036
傻子的新屋 .....		053
新的一天来到了 .....		063
河边的证明 .....		089
知情者 .....		104
赌就赌吧 .....		110
道光三年的地契 .....		123
至尊宝柳瘸子 .....		141
软村庄 .....		158
哈一刀 .....		172
一点江湖 .....		179
绣花庙刀客 .....		194
娘家三千里 .....		207
被夜打湿的男人 .....		263
主要创作年表 .....		308

## 两个疯子：一男一女

中午就要放寒假了，早上余小忙却成了流氓分子。这样，全校学生都按时放假了，余小忙所在的初二二班只好留下来开斗争会，批判流氓分子余小忙的流氓行为。班长手里扬着余小忙写给柳红花的流氓条子，兴奋得满面桃花，在教室里不停歇地奔跑着，指挥同学们布置斗争会场。同学们手脚不停，嘴也不停，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号子：

斗哟，斗那个争呀，  
流哟，流那个氓呀——

外面还在下雪，已下了几天几夜的雪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偶尔有几片雪花从玻璃窗的破洞中钻进来，落在教室地上，立即就消了，留下模糊的湿印儿。余小忙也与大家一道在布置会场，身上看不出丝毫主角的样子，倒像一个热情的观众。他偶尔也抽空望一眼天，他不明白，今冬的雪为什么这样多，白馒头为什么那样少，一个冬天了，他简直没见过它们，连它们的颜色和味道都要忘了。记得父亲老是念叨：大雪连天，狗吃白面。他心想，这雪要是有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甚至亿万分之一能变成白面，他也愿意把一半让给狗吃。心里走了邪，手脚就慢了，听见班长的呵斥声，他才把心收回来。他瞥见柳红花站在教室的一角，由几个女生陪着说话。她们劝她放下包

袱，把她与余小忙的事情给大家说个清楚，争取宽大处理。柳红花只是个哭，哭一会儿就说一句，我咋这么倒霉呀，这事儿咋偏偏落到了我的头上呢！她每说这么一句，就有一个女生接过话茬说，谁说不是呢，你坐在他的前排，距离近嘛，这一近不就容易近出事故来？

班上的画家用红黄蓝绿白五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幅会标：“打倒流氓分子余小忙！”在黑板的右下角画了一个女人，身穿花格衣服，低着头，却把一对红眉眼飞起来。在左下角画了一个披狼皮的男人，向女人招着手，嘴角的涎水若断若续连住胸口，洇出一句话：“花姑娘的干活！”这幅画使事情的性质发生了质变，原来，柳红花不光是受害者，她还是余小忙的搭档。几位陪柳红花说话的女生好像看见当头落下一颗炸弹，轰地四散逃开。柳红花呆立原地，像一只挨了麻醉弹的熊猫。柳红花正喷涌得欢势的泪珠突然断了，她很认真地看了几眼黑板，又看了几眼余小忙，脸色就变成了余小忙那样的漠然。

一切布置就绪，班长出去请来了班主任韩老师。韩老师是上海女知青。早上学校开教师会，她委托班长主持班会，安排同学们的假期活动，不料却出了这么大的事。她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大，根据班长给校长的汇报和校长对她的严饬，她觉得她的班里出了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教师会散了后，她想喝口水再去教室，一口水还未下肚，班长就来请她了。进了教室门，班长掏出纸条，向众人宣示一圈，递给韩老师，说：“这是流氓证据，活生生的，你看吧。”她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柳红花小姐：

你的辫子又长又漂亮呀，我想把它剪掉或烧掉以后，我会好受一些的。

“还有呢？”韩老师向班长伸出一只手。

“还有啥嘛？”班长看着韩老师嫩白的手，揣摩着握住这手的滋味。她见他盯住她的手看，就收了回来，说：

“别的证据。”

班长一时没明白她的意思，愣了片刻，终于明白了，他说：

“没了，就这。”

“就这？”

“就这还不够吗，老师？”

韩老师看了几遍纸条，也没看出多大名堂，又分别看了几眼当事人，在这两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娃娃身上也没看出多大名堂。这时，她的肚皮腾起一股饥饿感。想起了饭，她的身上就开始冒虚汗。班长见她神情淡漠，就飞扬了神采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正在主持班会，同学们个个斗志昂扬，决心利用寒假时间深入阶级斗争第一线去接受锻炼。这时，流氓余小忙将一张罪恶的流氓条子递给了柳红花。说时迟，那时快，我三脚并做两步，飞奔过去，当场抓住了他们的流氓证据。哪里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在眼前。哪里有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以一个革命的共青团员的身份建议：暂停放寒假，开斗争会，不把流氓分子斗倒斗臭，我们决不回家！

韩老师只好坐在她的位置上。全班同学都入了座。余小忙和柳红花也准备入座，班长指着讲台，说：

“二位，请吧。”

余小忙和柳红花一前一后走向那里。韩老师说，余小忙，你说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余小忙说，韩老师，其实也没什么，柳